



《通報》與西方漢學研究的發展，1890-2016

Johan Rols

► To cite this version:

| Johan Rols. 《通報》與西方漢學研究的發展，1890-2016. 全真道研究, 2019, 8, pp.180-196. <halshs-04531881>

HAL Id: halshs-04531881

<https://shs.hal.science/halshs-04531881>

Submitted on 5 Apr 2024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全真道研究. 第八輯 / 趙衛東主編. -- 濟南 : 齊魯書社, 2019.12
ISBN 978-7-5333-4240-1

I. ①全… II. ①趙… III. ①全真道 - 文集 IV.
①B956.3-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9)第287584號

全真道研究 第八輯

趙衛東 主編

主管單位 山東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
社 址 濟南市英雄山路189號
郵 編 250002
網 址 www.qlss.com.cn
電子郵箱 qilupress@126.com
營銷中心 (0531) 82098521 82098519
印 刷 山東德州新華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開 本 720mm×1020mm 1/16
印 張 14.75
插 頁 2
字 數 278千
版 次 2019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2月第1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333-4240-1
定 價 78.00圓

《全真道研究》編委會

名譽主編

王柏堅 黃健榮

名譽副主編(按姓氏筆畫為序)

林國柱 周和來 莫小賢 葉長清 趙球大 趙淑儀 鄭康勤 蕭炳強

顧問委員會(按姓氏筆畫為序)

朱越利 任法融 牟鍾鑒 李養正 李豐楙 周立昇 胡孚琛 施舟人

卿希泰 陳耀庭 馮達文 張繼禹 蜂屋邦夫 熊鐵基 劉仲宇

鄭國強

主編 趙衛東

副主編(按姓氏筆畫為序)

胡常春 秦國帥

責任編輯(按姓氏筆畫為序)

王培峰 胡常春 秦國帥 張琰 張強 張曉立 趙衛東

編輯委員會(按姓氏筆畫為序)

王卡 王宗昱 戈國龍 尹志華 白如祥 李剛 李大華

李永明 吳亞魁 何建明 汪桂平 松下道信 高萬桑 郭武

陳廖安 孫亦平 張雪松 張廣保 張澤洪 森由利亞 程樂松

強昱 蓋建民 詞石窗 趙衛東 鄭素春 樊光春 黎志添

劉迅 劉固盛 盧國龍

刊頭題字 任法融

目 錄

- 全真道老學中的“真常”思想 /劉固盛 1
- 全真道之“降心法”略論 /王家強 郭 武 16
- 歷史檔案中的泰山靈應宮 /周 鄧 28
- 借助與效用：泰山全真道與碧霞元君信仰關係述略 /張 琰 38
- 崂山黃石宮研究
——兼論“十方黃庭觀”為黃石宮中宮 /張義生 50
- 清代湖北全真道發展略說 /田茂泉 65
- 武當山騫林樹、騫林茶的道茶文獻與丹道實踐 /賴賢宗 80
- 陳摶寧《孫不二女功內丹次第詩注》簡評 /梁淑芳 105
- 論《陰符經》的唐宋注疏及其傳說 /張雪松 劉泳斯 119
-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七真仙傳》初考 /秦國帥 141
- 文本流傳與科儀拼接
——《太上靈寶淨明道元正印經》的再發現 /許 蔚 151
- 《通報》與西方漢學研究的發展，1890—2016 /壽酣(Johan Rols) 180
- 王重陽與全真七子研究綜述 /韓占剛 197
- 全真道丹道與養生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魏淑賢 217
- 《全真道研究》徵稿啓事 /227

《通報》與西方漢學研究的發展,1890—2016

□壽酣(Johan Rols)

摘要:作為歐洲第一份專注於漢學研究的學術雜志,創刊於1890年的《通報》是彼時荷蘭、法國、德國以及英國等諸多國家偉大的漢學家及其漢學傳統的結晶。不過,《通報》却並非僅僅是西方漢學的遺產,《通報》編委會也從未停止過甄選高品質且原創性研究文章的步伐。在雜志的指導方向上,從起初的力圖研究中國、中亞以及位於亞洲的歐洲殖民地,一直到1978年以後的歷史時期,《通報》的編輯路線專門指向了中國。此外,對《通報》的分析還表明,漢學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就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優秀的漢學研究工作不再是歐洲的特權,《通報》本身也敞開懷抱,走向了國際化,而在最後的這幾十年中,它所發表的文章傾向於使用單一的交流語言,即英語。此外,從1980年代開始,《通報》中與宗教相關的論文開始集中於所謂的中國“傳統”宗教尤其是道教的研究,並且,作為國際漢學研究的標杆,《通報》中與宗教相關的文章首先見證了道教研究興趣的增長,但同樣也展示了近年來帝制晚期(明、清和民國時期)道教研究的重要性。

關鍵詞:《通報》 漢學研究 道教

作者簡介:壽酣(Johan Rols),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興趣為六朝道教與自然環境問題。

一、歐洲漢學的三個起源

歐洲首批描述中東亞的著作,發端於十三世紀時蒙古軍隊對東歐的入侵。緊跟這場由彼時蒙古軍隊所造成的新可怕的威脅,1245年,羅馬教皇派出了意大

利籍方濟各會傳教士柏郎嘉賓 (Giovanni dal Piano dei Carpini)。他從里昂出發，首先在今俄羅斯西部的草原遇到了金帳可汗拔都，隨後繼續向西遊歷。儘管最終未能到達蒙古舊都哈拉和林，但在離此不遠的地方，柏郎嘉賓見到了大汗貴由。不過，貴由大汗拒絕了這位方濟各會士上呈的和平協議。1247年，柏郎嘉賓返回里昂，並用拉丁語撰寫了《出使蒙古記》(*Historia Mongolorum quos nos Tartaros appellamus*)。與同為方濟各會傳教士的法國人盧布魯克 (Guillaume de Rubrouck) 於十年後撰寫的《蒙古國遊記》(*Voyage dans l'empire mongol*)一起，這兩部著作構成了最先對中亞進行細緻觀察和描述的作品，以及人們關於東亞知識的集大成之作。^①

三個世紀之後，即從十六到十八世紀，歐洲人關於中國的興趣開始伴隨著耶穌會士的“傳教士漢學”而蓬勃發展起來。衆多耶穌會士成功地紮根中國，並與中國的精英們分享西方的科學、文學以及藝術等知識。同樣地，他們也收集和記錄了大量中國的信息，如中國的語言、文化等。這些耶穌會士中最為傑出的代表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甚至還曾受到過朝廷的接見。在朝廷上，他向其他人傳授了他在數學、天文以及製圖等方面的知識，且其影響力之深遠，甚至是在近代中國對鐘錶極度迷戀的風潮中，也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從歐洲方面來說，這位醉心於中國文化的耶穌會學者之所以著名，原因還在於他將漢字轉寫為拉丁字母以及用西語 (葡萄牙語) 編撰第一部漢語字典等工作。因其博學，利瑪竇和他同時期的耶穌會士時至今日被視為歐洲漢學之父。

我們今天所謂的“學院派漢學”，即立場中立並建立在細緻研究基礎之上的研究傳統，從十九世紀時開始興起。一些專注於亞洲及中國研究的系部或講席先後在歐洲的幾個大國中出現，如法國、荷蘭、德國以及英國等：

1530年，法蘭西學院 (Collège de France) 創建，1814年左右，法國漢學學術傳統開始確立。

1409年，德國萊比錫大學 (Leipzig University) 創建，1845年左右，德國漢學學術傳統確立。

1669年，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 (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Inalco) 創建，十九世紀，該院漢學學術研究傳統開始確立。

^① 關於這一主題，現存很多研究的資料，略舉幾例，比如，可參見 Salaville Sévérien, “Missionnaires franciscains en Orient au XIII^e et au XIV^e siècle”, in *échos d'Orient*, tome 17, n°107, 1914, p. 349 ~ 360; Richard Jean, *La papauté et les missions d'Orient au Moyen - âge (XIII - XIV^e siècle)*, Rome: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1977.

1575 年，荷蘭萊頓大學 (Leiden University) 創建，19 世紀末，荷蘭漢學學術傳統開始確立。

1868 年，高等研究實踐學院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EPHE) 創建，1886 年，該院成立了宗教研究系。

1898 年，法國遠東學院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EFEO) 創建。

1916 年，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 創建。

應該說，漢學研究的發展，是與同時期的偉大漢學家分不開的，正是由於他們的存在，兼之各人的上乘之作，纔使得前述歐洲國家漢學研究的發展成為可能。在這些偉大的漢學家中，我們可以發現諸如高延 (Jan Jakob Maria de Groot, 1854—1921, 荷蘭)，沙畹 (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 法國)，瑪律克·奧賴爾·斯坦因 (Aurel Stein, 1862—1943, 英國)，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1945, 法國)，葛蘭言 (Marcel Granet, 1884—1940, 法國) 以及何可思 (Eduard Erkes, 1891—1958, 德國) 等人。在科學的求真探索方面，這些漢學家和諸歐洲國家之間既競爭又合作，且正是在此推動之下，第一批專注於亞洲研究的雜志，依其各自目標，用各自的語言來分享他們已經完成的工作。接下來我們所說的，就是這批雜志中的一部分：

《亞洲學報》(Journal Asiatique), 1822 年創刊於法國巴黎，出版周期為半年刊，出版社為法國研究中心及亞洲協會 (Société Asiatique)，主題為亞洲學。

《皇家亞洲協會學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34 創刊於英國倫敦，出版周期為半年刊，出版社為皇家亞洲協會及劍橋大學出版社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主題為考古學、歷史學、文學、宗教學及藝術學。

《美國東方協會學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843 年創刊於美國紐黑文市 (New Haven)，出版周期為季刊，主題為語文學、文學、古文字學、金石學、語言學、考古學、歷史學、哲學及宗教學。

《通報》(T'oung Pao), 1890 年創刊於法國巴黎和荷蘭萊頓，出版周期為年刊，出版社為博睿學術出版社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主題為亞洲和中國歷史學、地理學、語言學、人類學及宗教學。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學報》(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17 年創刊於英國倫敦，出版周期為季刊，出版社為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主題為非洲和亞洲的語言學、文化學及文明學。

與上述其他科學性雜志不同的是，《通報》是第一份國際意義上且主要致力

於漢學研究的學術雜志。不僅如此，從其誕生之日起，這份雜志就是法－荷合作的成果，而為了提升歐洲的漢學研究水準，《通報》的創始人選擇用歐洲的三大語言來發表他們的文章，即英語、法國和德語。

二、《通報》簡史

如前所述，《通報》是一份專門面向漢語世界的學術雜志，其研究領域則涉及諸如歷史、語言、文學以及藝術等。在從 1890 年到 2016 年這 126 年的出版時間內，《通報》發表了不少於 5 頁的文章至少 1060 篇。不過，從 1920 年開始，每卷中的期次數開始急遽的下降。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有時出版的一卷中的第 1、2、3 期會合並在一起，第 4、5 期會合並在一起，而這樣一來就減少了發表的文章的數量^①。

表 1 《通報》每十年所發表的文章

每十年	文章數量	所佔百分比
1890—1899	116	10.94%
1900—1909	126	11.89%
1910—1919	127	11.98%
1920—1929	60	5.66%
1930—1939	74	6.98%
1940—1949	31	2.92%
1950—1959	67	6.32%
1960—1969	71	6.70%
1970—1979	67	6.32%
1980—1989	82	7.74%
1990—1999	86	8.11%
2000—2009	81	7.64%
2010—2016	72	6.79%
合計	1060	100.00%

① 從 1890 年到 2016 年，《通報》總共出版了 102 卷。

從其創刊之日起，法－荷合作的傳統就已確立，並一直持續到 2010 年，因為此後一位德國主編和另外一位美國主編被提名參與了進來。以下便是《通報》主編的編年歷史：

1980—1903：荷蘭的施古德 (Gustav Schlegel) 與法國的高第 (Henri Cordier)

1903—1916：高第與沙畹 (俱為法國)。

1918—1925：高第與伯希和 (俱為法國)。

1925—1935：法國的伯希和。

1935—1945：法國的伯希和與荷蘭的戴聞達 (Jan 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

1947—1957：荷蘭的戴聞達與法國的戴密微 (Paul Demiéville)。

1957—1975：法國的戴密微與荷蘭的何四維 (Anthony François Paulus Hulsewé)。

1976—1992：荷蘭的許理和 (Erik Zürcher) 與法國的謝和耐 (Jacques Gernet)。

1993—2000：法國的魏丕信 (Pierre-Etienne Will) 與荷蘭的伊維德 (Wilt Idema)。

2001—2008：法國的魏丕信與荷蘭的田海 (Barend Ter Haar)。

2010—2016：法國的魏丕信、德國的柯馬丁 (Martin Kern) 及美國的柯羅爾 (Paul Kro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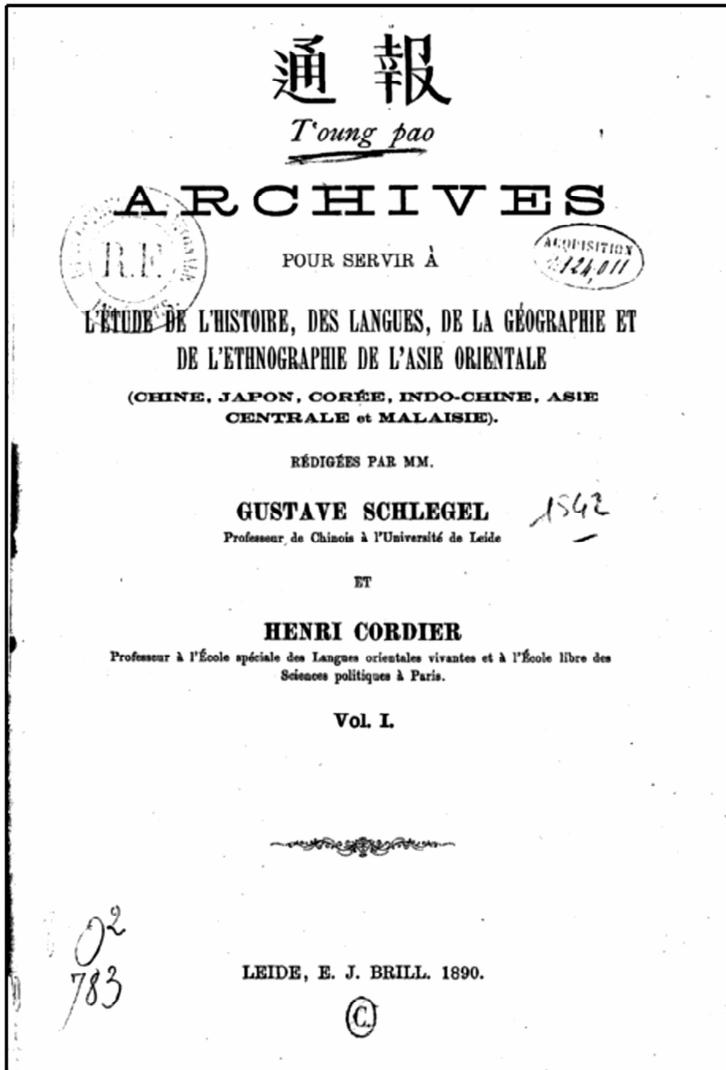
2017—：法國的高萬桑 (Vincent Goossaert)，德國的柯馬丁以及美國的柯羅爾。

《通報》的前兩位主編，即高第 (1849—1925) 和施古德 (1840—1903)，也是這份雜志的創辦者。前者是巴黎東方現代語言專科學校 (école Spéci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主持東方學和中國史的講座教授，而後者則是荷蘭萊頓大學的漢學教授。1889 年，他們二人相遇於瑞典舉行的國際東方學學者代表大會。在博睿出版社，即當時一間位於萊頓的從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就能夠刊印帶有漢字的學術出版物的編輯所的協助下，高第與施古德從次年即 1890 年開始編輯了《通報》的第一期^①。據期副標題，《通報》起初的目標是“東亞 (中國、日本、朝鮮、印度支那、中亞以及馬來西亞) 的歷史、語言、地理以及民族學研究”^②，

① 參見洪怡沙 (Isabelle Ang)、魏丕信 (Pierre-Etienne Will)：《〈通報〉雜志小史》，載《法國漢學》第 4 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 年，第 308 頁。

② 參見 1890 年《通報》創刊號封面內頁圖片。

而其首要的關注點則是研究中國及其與鄰國的交通。不過，依據主編的意圖，《通報》有時對亞洲大陸研究不同專家之間的跨學科性和互動性也同樣持開放的態度，而非一定要發表與中國有關的研究^①：



《通報》書影

該雜志的內容不僅僅根據其主編的個性，而且也根據國際政治環境以及在

① 洪怡沙(Isabelle Ang)、魏丕信(Pierre - étienne Will)：《〈通報〉雜誌小史》，《法國漢學》第4輯，第309頁。

研究方向上出現的動盪而演變。^①

基於主編對政治環境的預估，我們可以將這 126 年的出版歷史依編輯傾向而劃分為三個不同的時期。第一個歷史時期即 1890 年至 1919 年，由高第和施古德首倡，主要感興趣於漢學研究（文章比例在 60% 到 70% 之間^②）。不過，受此一時期殖民背景的影響，主編們在編輯選擇上對討論南亞和東亞問題的文章也同樣表現出了強烈的興趣。從 1890 年至 1899 年，《通報》所發表的 26% 的文章是關於南亞及東南亞各國，而從 1910 年至 1919 年，這一數字降低到了 17%，此後，從 1920 年起，與此相關的文章則幾乎從《通報》中消失了（例外的情況是 1930 年至 1939 年的 12% 以及 1950 年至 1959 年的 7%）。對南亞以及東南亞最為關注的當屬以法語發表的文章（佔此類文章的 68%，《通報》所有文章的 7%），英語文章不及其半數（佔 29%，或所有文章的 3%），而德語文章則近乎聊勝於無（分別佔 3% 和 0.4%）。

第二個歷史時期是從 1920 年到 1978 年，佔主導地位的是漢語世界與中亞、遠東（蒙古、朝鮮和日本）鄰國之間各研究專家的交叉互動性和跨學科性，而中亞和遠東正是《通報》主編高第和伯希和尤為感興趣的兩個區域。從 1978 年開始的第三個歷史時期，標志著編輯思路的選擇問題上發生了一個明顯的轉折，因為在這一年，許理和和謝和耐將《通報》的副標題改為了《國際漢學研究學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sinologie*）。從那時起，《通報》就成為一份專注於中國研究的學術雜志。

在這一轉折發生的三十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見證了科學研究中一項非常重要的交流手段的改變，而這項改變也同樣波及到了《通報》的編輯，即英語作為通用語言的普遍化。1949 年以前，《通報》的文章大部分是以法語發表的（以每十年計，佔 43% 到 70% 不等），英語（17% 到 41% 不等）和德語（1% 到 25% 不等）佔少數。^③

① 洪怡沙 (Isabelle Ang)、魏丕信 (Pierre - étienne Will)：《〈通報〉雜志小史》，《法國漢學》第 4 輯，第 310 頁。

② 參見表 2：以所涉國家（或地區）區分每十年發表的文章主題。

③ 參見表 4：每十年所發表文章的語言。

表2 以所涉區域區分每十年發表的文章主題^①

國別 每十年\ 中國 (不 含 西 藏)	中 國 日 本	中 國 西 藏	越 南	蒙 古	印 度	中 亞	學 者 ^②	東 南 亞	韓 國	緬 甸	泰 國	印 度 尼 西 亞	馬 來 西 亞	南 亞	柬 埔 寨	亞 洲	老 撾	東 亞	菲 律 賓	合 計	
1890—1899	72	7	3	2	5	6	0	1	0	4	4	3	6	6	4	0	2	1	0	127	
1900—1909	81	9	2	7	1	3	3	1	8	2	6	2	4	2	2	0	0	2	0	0	135
1910—1919	90	2	4	11	0	2	7	2	5	1	0	3	0	0	0	1	1	0	1	0	130
1920—1929	48	2	0	0	3	1	2	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2
1930—1939	53	4	7	0	2	2	3	1	1	0	2	3	0	0	0	2	0	0	0	0	80
1940—1949	21	0	0	0	6	0	3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
1950—1959	52	3	5	1	1	1	0	1	1	2	1	0	0	0	0	1	0	0	0	0	69
1960—1969	66	2	3	0	0	1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74
1970—1979	57	3	6	0	2	0	1	1	0	3	0	0	0	0	0	0	0	0	0	0	73
1980—1989	81	0	0	0	0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83
1990—1999	85	2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88
2000—2009	81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83
2010—2019	72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74
合計	859	34	30	22	20	19	19	16	15	14	13	12	11	8	6	4	3	3	1	1	1110

① 某些文章涉及了多個區域。筆者也將這些文章添加到了所涉及的區域當中：中國和中亞，4篇(x2)；韓國和日本，2篇，(x2)；韓國和中國，1篇(x2)；印尼和中國，1篇(x2)；中亞和蒙古，2篇，(x2)；馬來西亞和中國，1篇(x2)；日本和中國，10篇(x2)；中國和南亞，3篇(x2)；中國(西藏)和蒙古，2篇(x2)；中國和東南亞，1篇(x2)；中國、越南和泰國，1篇(x3)；中國、韓國和日本，1篇(x3)；中國(西藏)和緬甸，2篇(x2)；越南和中國，2篇(x2)；印度和中國，16篇(x2)。這樣一來，《通報》所發表文章的總數就增加了50篇。

② “學者”一欄是指討論重要的研究學者(如沙畹、伯希和等)或學術活動(國際會議)的文章。

表 3 每十年所發表文章的語言

語言 每十年	德語	比重	義大利語	比重	法語	比重	英語	比重	文章總數	比重
1890—1899	24	20.69%	0	0.00%	59	50.86%	33	28.45%	116	100.00%
1900—1909	16	12.70%	0	0.00%	88	69.84%	22	17.46%	126	100.00%
1910—1919	9	7.09%	0	0.00%	92	72.44%	26	20.47%	127	100.00%
1920—1929	1	1.67%	0	0.00%	44	73.33%	15	25.00%	60	100.00%
1930—1939	11	14.86%	0	0.00%	32	43.24%	31	41.89%	74	100.00%
1940—1949	8	25.81%	0	0.00%	16	51.61%	7	22.58%	31	100.00%
1950—1959	1	1.49%	1	1.49%	23	34.33%	42	62.69%	67	100.00%
1960—1969	3	4.23%	0	0.00%	18	25.35%	50	70.42%	71	100.00%
1970—1979	1	1.49%	1	1.49%	18	26.87%	47	70.15%	67	100.00%
1980—1989	4	4.88%	0	0.00%	13	15.85%	65	79.27%	82	100.00%
1990—1999	0	0.00%	0	0.00%	18	20.93%	68	79.07%	86	100.00%
2000—2009	0	0.00%	0	0.00%	6	7.41%	75	92.59%	81	100.00%
2010—2016	0	0.00%	0	0.00%	4	5.56%	68	94.44%	72	100.00%
合計	78	7.36%	2	0.19%	431	40.66%	549	51.79%	1060	100.00%

從 1949 年開始，德語越來越少被使用，一直到 1990 年代初則完全消失了。同樣，法語的使用也在逐漸地減少，與此相反，英語則從 1950—1959 的 63% 逐漸地上升到從 2000 年開始超過 90%。到二十一世紀時，德語的消失以及法語的弱勢，表明了《通報》正在變得越來越國際化（我們在稍後的結論中還會談到這一點）。不過，正如洪怡沙和魏丕信在他們共同署名的文章《〈通報〉雜志小史》中所恰當地指出的那樣，《通報》“並未喪失其歐洲的特徵”。該雜志的現任主編和

編委會成員主要還是來自於歐洲的大學，並堅持編輯、刊發“保持中國和歐洲人文科學的偉大傳統”的文章，而極力避免某些新的“意識形態的傾向”。^①

三、宗教類文章與道教學的發展

《通報》中與宗教相關的文章佔總數的 19%（宗教類文章計有 197 篇，總文章數為 1060 篇）。在三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宗教類文章的平均數為 1890—1919 的 17%，1920—1949 的 14%，而從 1980 年開始一直到 2016 年，這一數字增長為 24%（參見表 4）。與《通報》整體的刊文趨勢相同，在最後的 66 年中，用德語發表的文章僅有 1 篇，而法語的文章也在逐漸減少，甚至到 2010 年後完全銷聲匿跡。而在表中，我們發現，1978 年以前的文章所感興趣的是中國歷史上出現的所有宗教。

不過，從 1980 年開始，《通報》所發表的與道教相關的文章數量有了切實的增加。儘管道教是法國學術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但從 1990 年代開始，這一狀況却表現的比較平淡，因為在所有與道教相關的 33 篇文章當中，祇出現了 6 位來自法國大學的研究者（英語和法語文章各佔 3 篇）。這表明，儘管直到彼時仍然發展緩慢，但從 1980 年開始，道教研究開始成為國際漢學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

表 4 每十年的宗教類文章

文章 每十年	文章總數	宗教類文章的數量	比重
1890—1899	116	20	17%
1900—1909	126	23	18%
1910—1919	127	19	15%
1920—1929	60	11	18%
1930—1939	74	8	11%
1940—1949	31	1	3%
1950—1959	67	12	18%
1960—1969	71	10	14%

① 洪怡沙 (Isabelle Ang)、魏丕信 (Pierre - étienne Will)：《〈通報〉雜志小史》，《法國漢學》第 4 輯，第 316 ~ 317 頁。

(續表)

文章 每十年	文章總數	宗教類文章的數量	比重
1970—1979	67	15	22%
1980—1989	82	16	20%
1990—1999	86	21	24%
2000—2009	81	27	33%
2010—2016	72	14	19%
合計	1060	197	

與道教相比，佛教的狀況沒有得到顯著的提升。之所以如此說，是因為它一直處於人們的視線當中。儘管戴密微(1894—1979)參與到了1920—1949以後重拾佛學研究興趣的思潮中，^①但事實上，從《通報》創刊之日起，佛教研究就一直得到了不同主編的特別關注，並且直到今日也沒有中斷(除1940—1949的明顯下降外)。在《通報》誕生時，佛教研究就是極為令人感興趣的中心之一，並發了諸多分析中國與其他亞洲國家之間關聯的研究性工作(參見表5和表6)。發表佛學研究文章的傳統一直延續了下來，並在《通報》126年的出版歷史中，佔據了宗教類文章的近一半(48%)以及所有文章總數的10%。

為了克服某些歸類上的難題，筆者創造了兩個概念，即“上古信仰”和“本地信仰”，用以集中概括那些不能被界定為佛教或道教的不同文章的研究主題。第一個概念中聚集了最晚到六朝時期出現的諸信仰系統，包括各種經典、國家祭禮、儒家餘蘊以及古代的實踐技術和地方信仰等。與此相對，第二個概念則從唐朝開始，包括所謂的“民間”或地方宗教，不同的信仰體系，甚至是精英的宗教實踐以及更晚出的儒家流派等。從1980年開始，佛教、道教、上古信仰以及本地信仰就成為《通報》所發表的宗教類文章的四大研究主題(參見表5)。

准此，就《通報》上面所發表的文章來說，其研究興趣顯然更傾向於所謂的中國“傳統”宗教，而非中國的基督教或伊斯蘭教問題，儘管後兩者在中國的出現也已經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

^① 洪怡沙(Isabelle Ang)、魏丕信(Pierre-étienne Will)：《〈通報〉雜志小史》，《法國漢學》第4輯，第311頁。

表 5 每十年的宗教類文章

教派 每 十 年	佛 教	道 教	古 代 信 仰	傳 統 信 仰	基 督 教	清 真 教	神 道 教	猶 太 教	摩 尼 教	景 教	太 平 天 國	合 計
1890—1899	13	1	4	1	0	1	0	0	0	0	1	21
1900—1909	13	0	1	0	2	4	2	0	0	1	0	23
1910—1919	11	2	0	1	4	1	0	0	0	1	0	20
1920—1929	6	0	0	1	2	0	0	1	1	0	0	11
1930—1939	4	0	3	0	1	0	0	0	0	0	0	8
1940—1949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1950—1959	9	3	1	0	2	1	0	0	0	0	0	16
1960—1969	6	4	1	1	0	0	0	1	0	0	0	13
1970—1979	9	4	0	0	0	1	0	0	1	0	0	15
1980—1989	9	7	3	0	0	0	0	0	0	0	0	19
1990—1999	9	13	7	3	0	0	0	0	0	0	0	32
2000—2009	13	13	1	5	0	0	0	0	0	0	0	32
2010—2016	6	7	0	1	0	0	0	0	0	0	0	14
合計	108	54	22	13	11	8	2	2	2	2	1	225

表 6 按教派和區域區分的文章

教派 區域	佛 教	道 教	古 代 信 仰	傳 統 信 仰	基 督 教	清 真 教	景 教	猶 太 教	神 道 教	摩 尼 教	太 平 天 國	合 計
中國 (不含西藏)	74	53	19	11	8	6	2	2	0	2	1	178
印度與中國	13	0	0	0	0	0	0	0	0	0	0	13
中國西藏	7	0	0	0	0	0	0	0	0	0	0	7
日本	2	0	1	0	0	0	0	0	2	0	0	5

(續表)

教派 國家 或地區	佛 教	道 教	古 代 信 仰	傳 統 信 仰	基 督 教	清 真 教	景 教	猶 太 教	神 道 教	摩 尼 教	太 平 天 國	合 計
日本與中國	3	0	1	0	0	0	0	0	0	0	0	4
韓國	1	0	1	0	0	0	0	0	0	0	0	2
中國西藏 與蒙古	2	0	0	0	0	0	0	0	0	0	0	2
中亞	0	0	0	0	2	0	0	0	0	0	0	2
馬來西亞	0	0	0	0	0	2	0	0	0	0	0	2
印尼與中國	0	1	0	1	0	0	0	0	0	0	0	2
中國,韓國 與日本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亞洲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泰國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印度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東南亞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蒙古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馬來西亞 及中國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印尼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合計	108	54	22	13	11	8	2	2	2	2	1	225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從發表論文的數量來看,道教研究的興趣從 1980 年代以後獲得了顯著的提升。不僅如此,自 1990 年代開始,《通報》共計 6 位編委會成員中有 3 位是道教研究專家(伊維德、田海、高萬桑),也潛在地展現出了編委會就此而言所擁有的引導力量。

這種道教研究興趣的高漲,可與同時期法國以亞太宗教為研究主題的博士

論文等而觀之。^①換言之，以中國宗教為研究主題的法語博士學位論文也大部分地偏向了道教（參見表7）。^②從1990年到2000年，道教研究的興趣達到了頂峰，其論文數量甚至超過了自2000年開始至2013年道教研究論文數量的總和（參見表8）。^③

因此，傳統上由來自於荷蘭、法國兩國的兩位主編共同負責的《通報》，也就成為了這兩個歐洲國家漢學研究中致力於道教研究的主陣地（巴黎、萊頓）。《通報》之於論文的選刊，目的是借助較少使用的資料而為學術研究帶來新見地，因而，若論文主題重複或資料相近的話，《通報》不會予以發表。

表7 1970年到2013年法國研究亞洲宗教的博士論文

宗教 國家	佛教	印度教	基督教	清真教	本地宗教	道教	薩滿教	考古與祭祀	古代宗教	新宗教及邪教	其他	論文總數	比重
印度	40	94	15	12	14	0	0	2	3	0	…	190	23.20%
中國 (不含西藏)	36	3	31	2	7	54	0	3	8	1	…	151	18.44%
伊朗	0	0	6	57	3	0	0	2	3	1	…	86	10.50%
日本	30	0	3	0	5	3	0	2	0	3	…	56	6.84%
韓國	10	0	17	0	3	6	6	1	1	2	…	46	5.62%
越南	4	0	14	0	12	0	0	0	0	3	…	33	4.03%

① 亞太網絡(Réseau Asie et Pacifique, 自2013年GIS – Asie創建以來共同的管理者, 參見www.reseau-asie.com)實施了一項“論文工具”(outil thèse)計畫, 即涉及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地理文化領域的法語研究狀況白皮書。我們在書中找到了人文社科類論文, 並挑選出了與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相關的法語論文。通過逐文分析, 我們共計得到了6419篇論文(6025篇論文涉及亞洲地區, 404篇論文涉及太平洋地區, 而其中有10篇同時涉及了兩者)。本文的研究儘管並非完善, 但却充分利用了從1970年至2013年在法國通過的與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相關的學位論文這一可資利用的信息。從整體上來說, 在所有這些學位論文中, 共計有643篇即10%的論文專門研究了亞太地區的宗教, 其中三分之二主要討論了佛教、印度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和道教五種宗教。值得注意的是, 有一些論文同時涉及了多種宗教, 共計57篇:45篇涉及兩種宗教, 11篇涉及三種宗教, 1篇涉及了四種宗教。不過, 隨後的兩個表格却不再著重於準確的論文數量(643篇), 而是一種宗教被分析的次數(714次)。

② 我們有意識地將西藏這一地理區域區分了出來, 因為與之相關的研究主要是圍繞著藏傳佛教而展開的。

③ 此一時段內的博士學位論文主要是在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的指導下完成的, 學位獲得者大部分都擁有教師和(或)研究員的職位, 從而使道教的研究和講授在法國一如在國際上那樣得到了更廣大範圍的傳播。

(續表)

宗教 國家	佛 教	印 度 教	基 督 教	清 真 教	本 地 宗 教	道 教	薩 滿 教	考 古 與 祭 祀	古 代 宗 教	新 宗 教 及 邪 教	其 他	論 文 總 數	比 重
中國西藏	21	0	1	1	2	0	0	0	0	0	...	25	3.05%
亞洲	10	1	2	5	3	0	0	3	0	0	...	25	3.05%
泰國	10	1	2	1	3	0	1	0	0	0	...	18	2.20%
印尼	0	1	2	9	5	0	1	0	0	0	...	18	2.20%
柬埔寨	6	1	3	0	5	0	0	0	0	1	...	16	1.95%
...
合計	197	115	123	110	97	68	20	19	17	11	14	819	100.00%

表 8 1970 年到 2013 年法國研究亞洲宗教的博士論文

	1970—1979		1980—1989		1990—1999		2000—2009		2010—2013		合計	
宗教	總數	比重	總數	比重								
佛教	22	25.29%	32	22.54%	49	25.93%	52	24.19%	14	17.28%	169	23.67%
印度教	17	19.54%	23	16.20%	27	14.29%	30	13.95%	10	12.35%	107	14.99%
基督教	12	13.79%	18	12.68%	30	15.87%	29	13.49%	11	13.58%	100	14.01%
清真教	10	11.49%	19	13.38%	22	11.64%	29	13.49%	19	23.46%	99	13.87%
本地宗教	11	12.64%	23	16.20%	15	7.94%	28	13.02%	9	11.11%	86	12.04%
道教	6	6.90%	9	6.34%	26	13.76%	12	5.58%	5	6.17%	58	8.12%
薩滿教	0	0.00%	4	2.82%	5	2.65%	6	2.79%	3	3.70%	18	2.52%
考古與 祭祀	0	0.00%	5	3.52%	2	1.06%	2	0.93%	4	4.94%	13	1.82%
古代宗教	4	4.60%	2	1.41%	4	2.12%	6	2.79%	1	1.23%	17	2.38%
新宗教 及邪教	3	3.45%	2	1.41%	2	1.06%	3	1.40%	1	1.23%	11	1.54%
...
合計	87	100.00%	142	100.00%	189	100.00%	215	100.00%	81	100.00%	714	100.00%

然而，從 2000 年開始，《通報》出現了一種新變化。各類文章儘管層出不窮，且涉及了整體的道教歷史，但自 2007 年開始，宋代以後的道教却逐漸引起了人們的研究興趣，而在隨後直至 2016 年的共計 15 篇道教文章中，宋代以後的文章有 12 篇。在這 12 篇文章中，有一半即 6 篇是討論與全真道相關的宗教問題。因此，與法語的博士論文相同，《通報》所刊發的論文也隨著道教研究興趣的高漲而同比例地增長。相反，從 1990 年到 2006 年，《通報》共發表道教文章 28 篇，其中漢、唐道教文章 14 篇，唐以後的道教文章也是 14 篇，這一時期的文章主要關注於《道藏》研究以及六朝時期三大主要教派（天師、上清以及靈寶）的歷史和儀法，但同時也涉及了中國大陸的開放以及諸多新資料的獲取。當然，這事實上也推動了明清民國時期相關研究主題的增加。因此，《通報》刊發論文的標準清晰地展示了當前（2007—2016）道教研究的趨勢，即明顯偏向於對十四至二十世紀歷史資料的分析和研究。

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說，《通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際漢學研究的新形象，即越來越多的中國研究者投身其中。在《通報》77 篇關於道教的文章中，15 篇的作者是華人。不過這些作者大部分都有海外留學的經歷，已經比較瞭解西方漢學的研究情況。現在，中國大陸在道教研究方面的成果在國際道教研究中佔的比例越來越大，因為《通報》的歷史傳統是反映學術研究的世界影響，所以最近它開始增加了對中國大陸的研究成果的關注（如：今年開始加入中文的摘要）。

四、結論

歐洲人對遠東國家的興趣，肇端於十二世紀時蒙古自東而對歐洲的入侵，隨後又從十六世紀開始隨著耶穌會傳教士的出現而與日俱增。這些傳教士為歐洲帶來了對中國文化的深刻認識，而直到十九世紀時，近代的人文和社會科學纔取得了統治地位。在歐洲的認知歷史中，作為當時諸多的認知傳播載體之一，創刊於 1890 年的《通報》是第一份專注於漢學的學術雜志。這份雜志是歐洲（荷蘭、法國、德國以及英國）偉大的漢學傳統的遺產，對此，許多偉大的漢學家憑藉各自的工作而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不過，《通報》却並不僅僅是西方漢學的“遺跡”。一直以來，在博睿編輯部的陪伴下，《通報》編委會從未停止過甄選高品質且原創性的研究文章的步伐。

在雜志的指導方向上，我們區分了三個歷史時期，從起初的力圖研究中國、中亞以及位於亞洲的歐洲殖民地，一直到 1978 年以後的歷史時期，即《通報》的

編輯路線專門指向了中國。此外，這樣一種對《通報》的分析還表明，漢學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緊接著就同樣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優秀的漢學研究工作不再是歐洲的特權，《通報》本身也敞開懷抱，走向了國際化。在最後的這幾十年中，它所發表的文章傾向於使用單一的交流語言：英語。

自二十一世紀初開始，《通報》迎來了自身歷史發展中一個新的轉捩點，且對這種轉折的逆動幾乎不再可能實現，即在當今世界不同的大學中，德語和法語都不再是漢學研究的必修科目之一。相反，自 2018 年開始，《通報》將在所發表的文章中增加漢語摘要。漢語的加入，反映了近年來中國漢學研究的顯著增長。儘管思維方式有所不同，但中國的漢學研究水準還是在快速地前進。當然，大部分曾在《通報》刊發過文章的華裔學者都有在海外大學授課的經歷，且作為事後總結，我們可以說，他們所使用正是在西方發展起來的社會科學方法。

此外，從 1980 年代開始，《通報》中與宗教相關的論文開始集中於所謂的中國“傳統”宗教，尤其是道教研究。然而，自二十一世紀肇端之時，分別圍繞道教發展自漢至唐的第一時期以及其後自宋至民國時期發展狀況而展開討論的平衡被打破了。作為國際漢學研究的標杆，《通報》中與宗教相關的文章首先見證了道教研究興趣的增長，但同樣也展示了近年來帝制晚期（明、清和民國時期）道教研究的重要性。

（責任編輯：秦國帥）